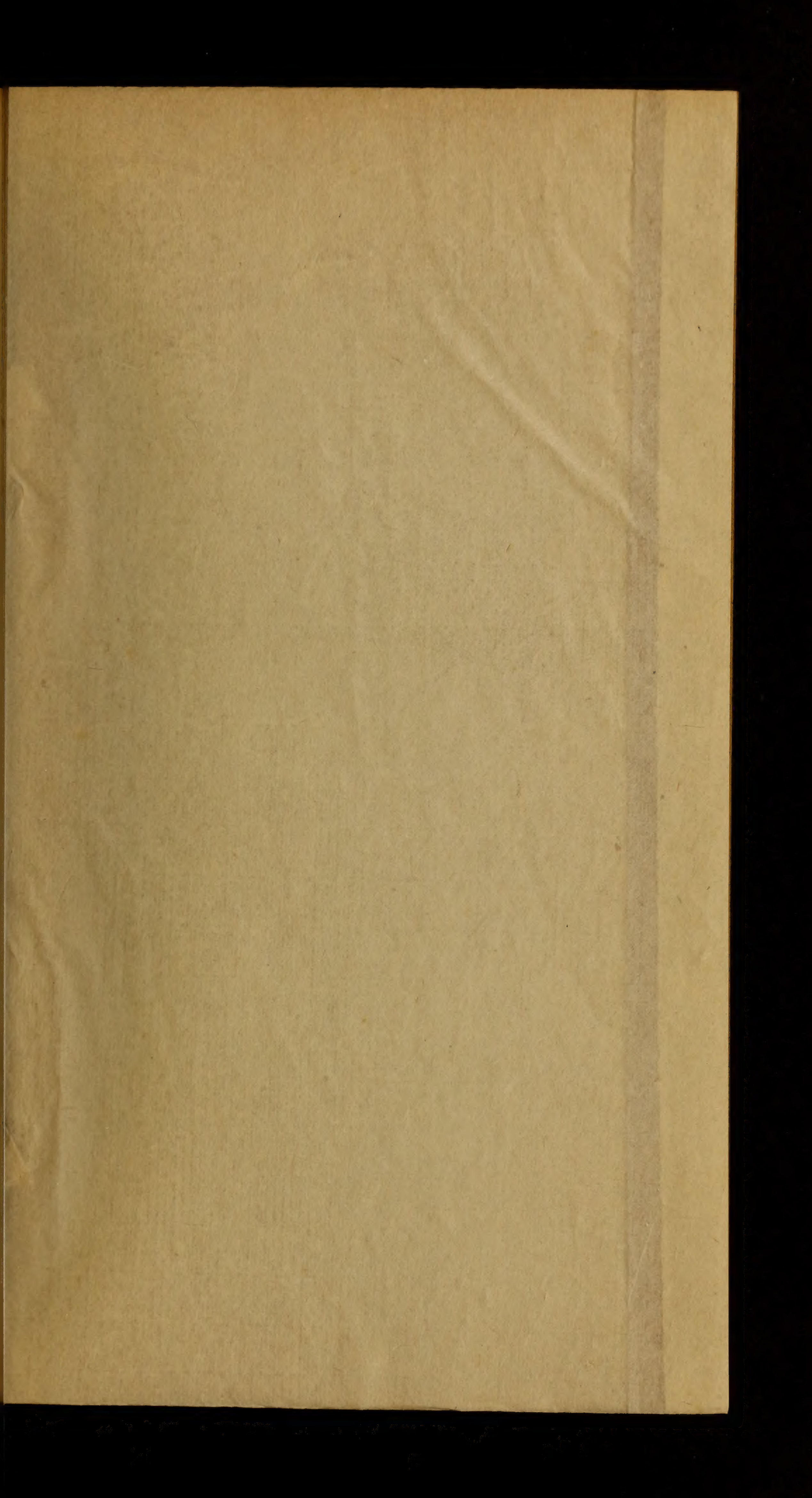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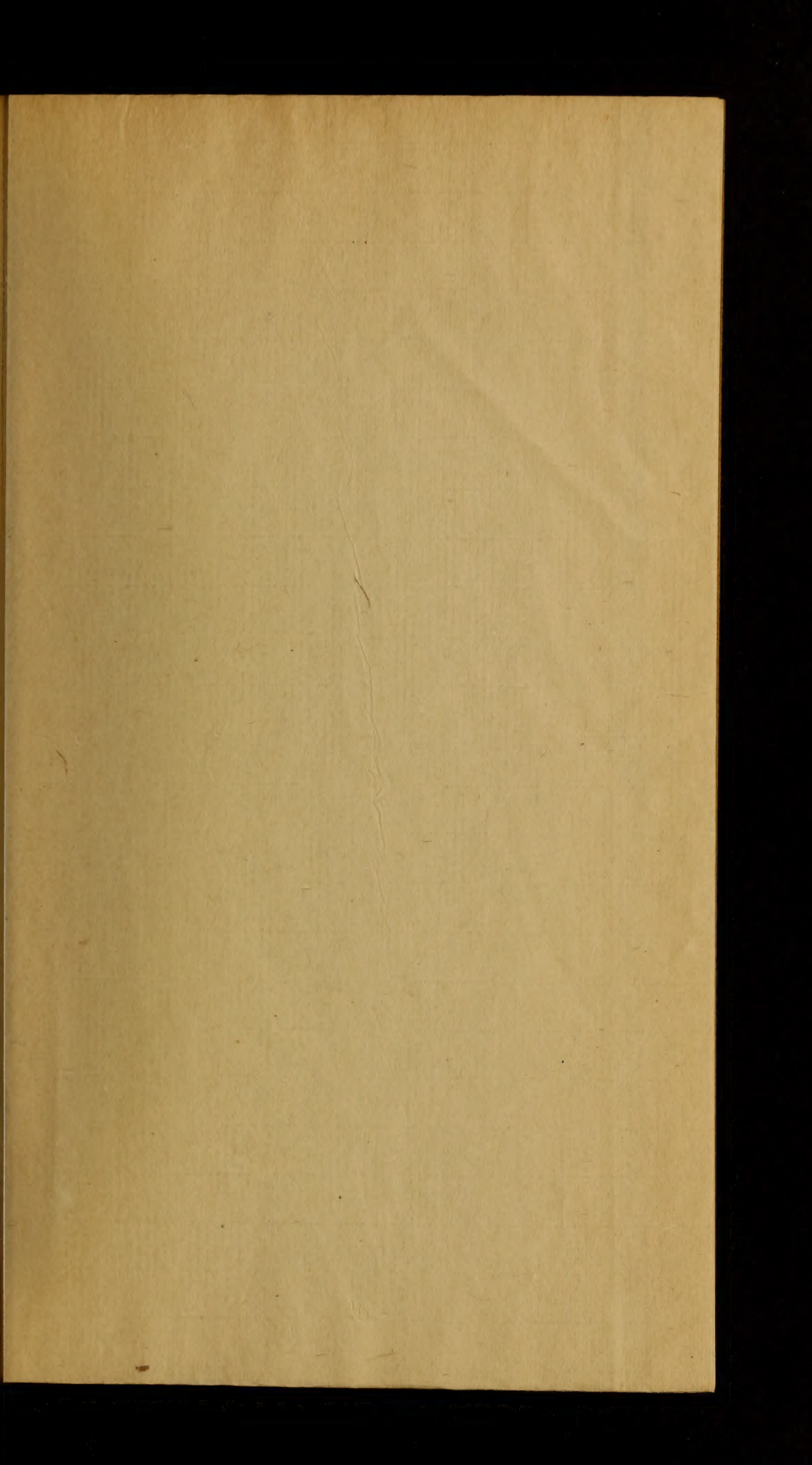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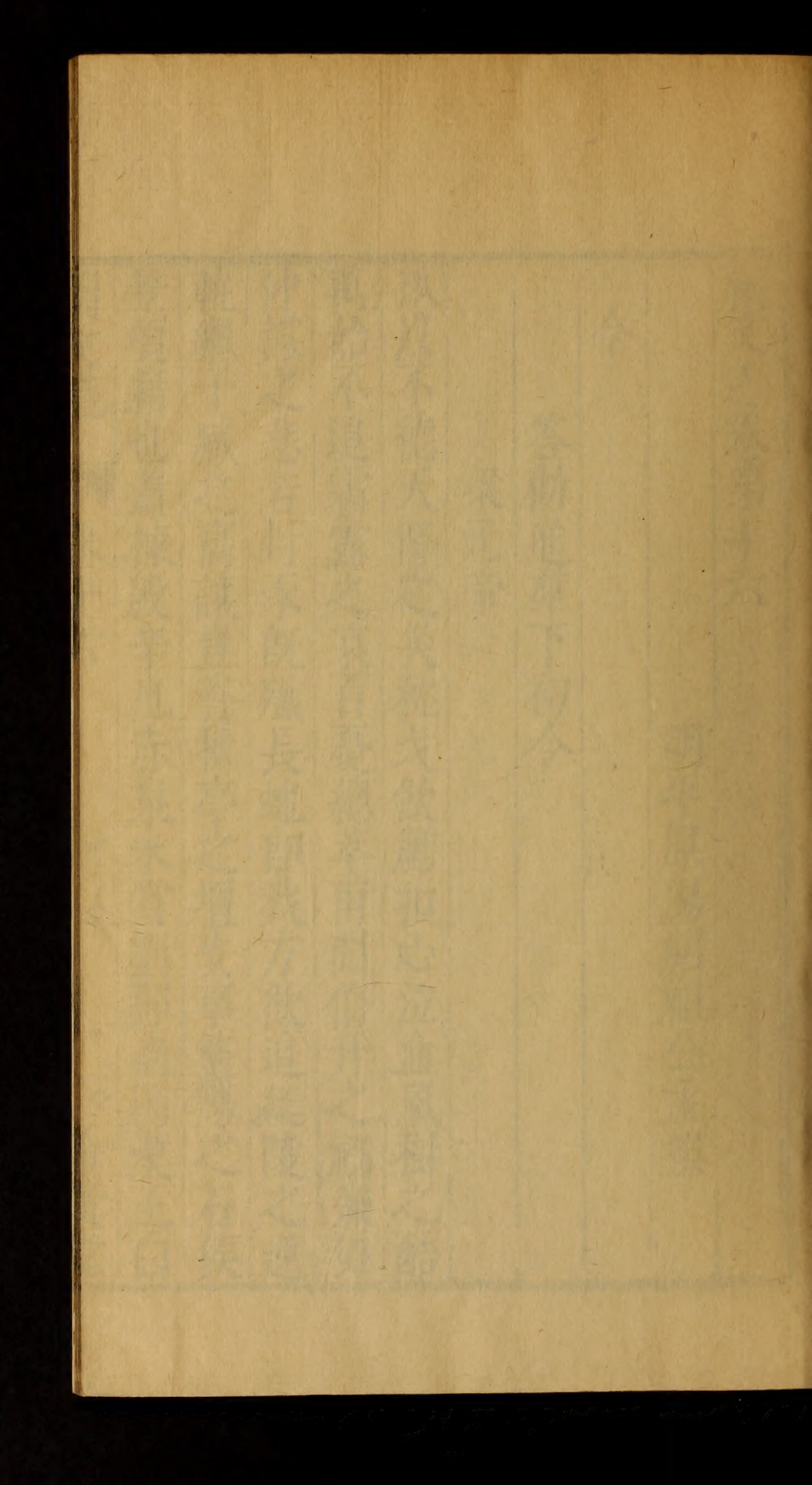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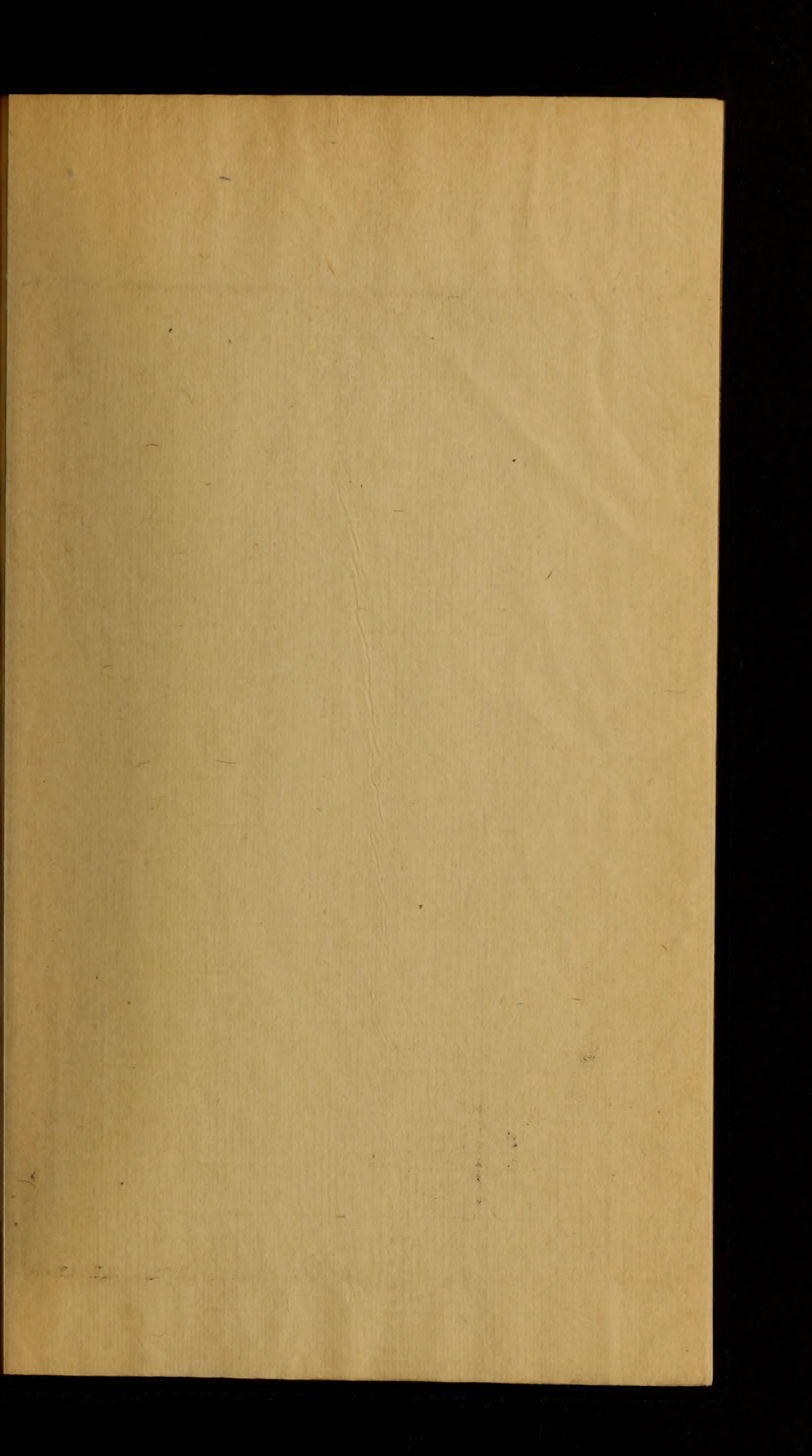












續文選卷第十六　　明平原湯紹祖公孟撰

令

答勸進羣下初令

梁元帝

孤以不德天降之災枕戈飲膽扣心泣血風樹之酷萬始不追霜露之哀百憂總萃甫聞伯升之禍彌切仲謀之悲若封豕既殲長蛇卽戮方欲追延陵之逸軌繼子臧之高讓豈資秋亭之壇安事繁陽之石侯景項籍也蕭棟殷辛也赤泉未賞劉邦尚曰漢王白

旗弗懸周發猶稱太子飛龍之位孰謂可躋附鳳之徒既聞來議羣公卿士其諭孤之志無忽

教

招隱逸教

梁安成王秀

曰夫鶉火之禽不匿影於丹山昭華之寶乍耀采於藍田是以江漢有濯纓之歌空谷著來思之詠弘風闡道靡不由茲處士河東韓懷明南平韓望南郡庾承先河東郭麻並脫落風塵高蹈其事兩韓之孝友純深庾郭之形骸枯槁或橡飯菁羹惟日不足或葭

牆艾席樂在其中昔伯武貞堅就仕河內史雲孤劭
屈志陳留豈曰場苗寔惟攻玉可加引辟弁遺踰意
旣同魏侯致禮之請庶無辟疆三緘之歎

策問

唐蕭秀才文五首

問朕聞遐海搏扶必藉垂天之羽乘流擊汰必佇飛
雲之檝是知席蘿黃屋握鏡紫微誠資獻替之功允
待弼諧之助所以軒轅撫運遂感大風之祥伊帝乘
時遽致秋雲之兆朕雖慙古烈而情切上皇未校滋

泉之占猶虛傳野之夢欲使歲星入仕風伯來朝河薦蕭張之名山降甫申之佐垂衣佇化端拱仰成多士溢於周朝得人過於漢日行何政道可以至斯思聞進善之言以副求賢之旨

問朕聞立極開基之主經文緯武之君莫不象法殊流汚隆異制至於安人導俗咸卽運以垂芳緝化宣風各因時而播美是以道孚繩木爰膺九翌之年圖秘龜龍用啓六爻之代窮桑御曆狎威鳳以分司軒丘列位因景雲而命職徵汾陽之跡則十政方凝循河濱之化則四門攸闢祥披玉斗理九土以興功祚

徙金精調五聲而作敎周崇六禮仁義之道爲先漢設三章王霸之圖斯雜皆所以牢籠八際㔶括三靈齊四大以居尊叶五神而稱正且隨時之義旣不相沿師古之言又聞前誥朕欽承先聖顧越上玄當宁興懷眞切推溝之慮凝旒結想方深馭朽之情思所以式展宏猷勉康庶績而撫茲薄德昧此承圖爾等積學多聞含章獨秀未顯疇庸之德宜申待扣之音佇聽良謨朕將親覽

問朕聞軌物垂訓必隨正於因生開國承家宜崇光於敦本故七葉貂珥表金室之榮十紀羽儀峻班門

之躅保姓受氏義先於睦親翌子謀孫事隆於長發
朕以寡昧叨奉先靈墜典咸新遺章畢覩思欲甄明
譜系澄汰簪裾派别淄澠區分士庶至如陳田亙出
虢郭俱開東晳改漢傅之宗輔果易晉卿之蹏巨君
之姓曾非馭鶴之苗元海之家諒非擾龍之族永言
紕繆良用憮然子大夫十室推英三冬富學允廸褒
然之舉宜揚鏘爾之詞式副對揚朕將親覽
問朕聞明王闡化感人靈之心聖后宣風移動植之
性遂使翔龍薦檢鳴鳳司晨獸解觸邪草能指佞仰
惟前烈何德而臻此乎朕逖聽遂初載欽神化每嶽

反斯党薄景彼上皇欲使瑞蓮司庖仙莢候月遊四
靈於翠苑集五老於滎河致此休徵良由政感佇聞
啓沃以副虚襟
問自周星潜耀漢日通輝象教聿興慈雲鬱起眷茲
和衆因果爲先伊此法門棟梁攸屬我皇光膺天授
託降閻浮弘八解之要津啓四禪之幽鍵濟含生於
彼岸證圓果於中天緇宇巍巍縉徒翼翼莫不譽高
澄什聲重安遠振三翻於辨囿悟兩諦於談筵飛錫
煙蒸乘杯霧委蘭艾因而或揉玉石由是難甄迹雖
還於玄關名乃編於白屋若欲令沙汰促以金科將

恐乖智海之弘規匪提河之遺範然則經行之所在釋氏而含容朱紫分區談王化而期切弛張之術去就何從

表

薦鮑幾表

梁元帝

臣某言臣聞恩皇多士仄陋所以明歟疇咨熙載髦俊所以僉作斯固殷殿初基拾龍淵之寶虞祠始構獻鳳管之玉旌蒲出魯賁帛歸齊頌聲旣興盛業斯在伏惟陛下則天緯地乘正馭才沙汰八風澄明六

合叶龜登蒙之客日貴於丘園韋轂投釣之臣相望
於魏闕故以物無遺寶矣振鷺有充庭之謳白駒罕
空谷之詠洋洋濟濟無得而稱者焉臣識愧知才職
非選舉竊以進賢上賞蔽賢顯戮敢緣斯義用舉所
知伏見臣府中錄事參軍東海鮑幾年五十有七字
景玄門庭雍睦立身貞退博涉文史頗閑刀筆忠公
抗直出宰廉平雅志弘深安貧尊靜解巾入仕三十
餘年自遊臣府一紀於茲前宰東邑實有三魯之風
近處南臺欲尊兩鮑之則伏揆天嚴已當簡在脫蒙
顯居良局登以清貫將齊毛玠古人之服實同吳隱

酌水之廉昔丁儇牧州陳顧翟之好禮徐靖爲郡薦袁奐之篤學桓範驅傳先舉管寧朱則剖符亦稱董直臣才非往哲識愧前脩輕塵聽覽伏待斧鉞謹奉表以聞

爲王僧辯勸進梁元帝初表

沈炯

衆軍薄伐進次九水即日獲臨城縣使人報稱侯景弑逆皇帝賊害太子宗室在寇庭者並罹禍酷六軍慟哭三辰改曜哀我皇極四海崩心我大梁纂堯構緒基商啓祚太祖文皇帝徇齊作聖肇有六州高祖

武皇帝聰明神武奄龕天下依日月而和四時履至
尊而制六合麗正居貞大橫固祉四葉相保三聖同
基蠢爾凶渠遂憑天邑闇闓受白登之辱象魏致堯
城之疑雲扆承華一朝俱酷金楨玉幹莫不同冤悠
悠彼蒼何其罔極臣聞喪君有君春秋之茂典以德
以長先王之通訓少康則牧衆撫職祀夏所以配天
平王則居正東遷宗周所以卜世漢光以能補不道
故景歷重昌中宗以不違羣議故江東可立儔今考
古更無二謀伏惟陛下至孝通幽英武靈斷當七九
之厄而應千載之期啓殷憂之明而居百王之會取

威定霸險阻艱難建社治兵載循古道家國之事一至於斯天祚大梁必將有主軒轅得姓存者二人高祖五王代寔居長乘屈完而陳諸侯拜于武而服大輅功齊九有道濟生民非奉聖明誰嗣下武臣聞日月貞明太陽不可以闕照天地貞觀乾道不可以久愓黄屋左纛本為億兆而尊鑾輅龍章蓋以郊禋而貴寶器存乎至重介石慎於易差黔首豈可少選無君宗祏豈可一日無主伏願陛下掃地升中柴天改物事迫凶危運鍾擾攘蓋不勞宗亟奉詔博士擇時南面即可居尊西向無所讓德四方既知有奉八百

始可同期殘寇潛居喦藏社處乾象既傾坤儀已覆斬莽輗車燒卓照市廓清函夏正爲塋陵開雪宮闈庶存鍾鼎彼黍離離伊何可言陛下繼明闡祚卽宮舊楚左廟右社之制可以權宜五禮六樂之容歲時取備金芝九莖瓊茅三脊要衛率職尉候相望坐廟堂以朝四夷登靈臺而望雲物禪梁甫而封泰山臨東濱而禮日觀然後與三事大夫更謀都鄙左瀍右澗夾雒可以爲居抗殿疏龍惟王可以在鎬何必勤勤建業也哉臣等不勝控款之至謹拜表以聞

爲王僧辯勸進梁元帝第二表

沈炯

紫宸曠位赤縣無主百靈聳動萬國回皇雖醉醒相扶同歸景亳式歌且誦總赴唐郊猶懼陛下俛首潛然讓德不嗣傳車在道方慎宋昌之謀法駕已陳尚杜耿純之勸岳牧翹首天民累息臣聞星回日薄擊雷鞭電者之謂天岳立川流吐霧蒸雲者之謂地苞天地之混成洞陰陽之不測而以裁成萬物者其在聖人乎故云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黃屋廟堂之下本非獲已而居明鏡四衢之罇蓋由應物取訓伏惟陛下稽古文思英雄特達比以周旦則

文王之子方方之放勛則帝摯之季千年旦暮可不在斯庭闕湮亾鐘鼎淪覆嗣膺景歷非陛下而誰豈可使赤眉更立盆子隗囂託置高廟陛下方復從容高讓用執謙光展其矯行僞書誣罔正朔見機而作斷可識矣匪疑何卜無待蓍龜日者公卿失馭禍纏霄極獯猲憑陵姦臣互起率戎伐潁無處不然勸明誅晉側足皆爾刁斗夜明烽火相照中朝人士相顧銜悲凉州義徒東望殞涕惵惵黔首將欲安歸陛下英略緯天沈明內斷橫劒泣血枕戈嘗膽農山圮下之策金匱玉鼎之謀莫不定筭扆帷決勝千里擊靈鼉

之鼓而建翠華之旗驅六州之兵而總九伯之伐四方雖虞一戰以霸斬其鯨鯢既章大戮荷校滅耳莫匪姦回史不絕書府無虛月自洞庭安波彭蠡底定文昭武穆芳若椒蘭敵國降𢦤和如親戚九服同謀百道俱進國耻家怨計期就雪社稷不墜繫在聖明今也何時而申帝啓之避凶危若此方陳泰伯之辭國有具臣誰敢奉詔天下者高祖之天下陛下者萬國之歡心萬國豈可無君高祖豈可癈祀卽日五星夜聚八風通吹雲煙紛郁日月光華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飛艫巨艦竟水浮川鐵馬銀鞍陵山

跨谷英傑接踵忠勇相顧湛宗族以酬恩焚妻子以報王莫不覆楯銜威提斧擊衆風飛電耀志滅凶醜所待陛下昭告后土虔奉上帝廣發明詔師出以名五行夕返六軍曉進便當盡司寇之威窮蚩尤之伐執石趙而求璽斬姚秦而取鐘修掃塋陵奉迎宗廟陛下豈得不仰存國計俯從民請漢宣嗣位之後卽遣蒲類之軍光武登極旣竟始有長安之捷由此言之不無前准臣等或世受朝恩或身荷重遇同休等戚自國刑家苟有腹心敢以𠑽奪不任悽悽之至謹

重奉表以聞

爲王僧辯勸進梁元帝第三表

沈烱

臣僧辯等言衆軍以今月戊子總集建康賊景烏伏獸窮頻擊頻挫力竭詐盡深溝自固臣等分命將士百道同趨突騎短兵犀函鐵楯結隊千羣持戟百萬止紂七步圍項三重轟然大潰羣兇殄滅京師少長俱稱萬歲長安酒食於此價高九縣雲開六合清朗矧伊黔首誰不載躍伏惟陛下咀痛茹哀嬰憤銜酷自紫庭絳闕胡塵四起壖垣好畤冀馬雲屯泣血驪嘗膽誓衆而吳楚一家方與七國俱反管蔡流言

人以三監作亂西凉義衆阻秦塞而不達并州遺民跨飛狐而見絕豺狼當路非止一人鯨鯢不梟倏焉五載雄武克振怨耻並雪永尋霜露如何可言臣等輒依故實奉脩社廟使者持節分告園陵嗣后升遐龍輴未殯承華掩曜梓宮莫測並隨局備辦禮具凶荒四海同哀六軍袒哭聖情孝友理增感慟日者百司羣岳仰祈宸鑒以錫珪之功旣歸有道當璧之禮允屬聖明而優詔謙沖窅然凝邈飛龍可躋而乾爻在四帝閽云吁而閶闔未開謳歌載馳是用翹首所以越人固執燻丹穴以求君周民樂推踰岐山而事

主漢王不即位無以貴功臣光武止蕭王豈謂紹宗廟黃帝迷於襄城尚訪治民之道放勛入於姑射猶使罇俎有歸伊此儻來豈聖人所欲帝王應運不獲已而然伏讀璽書仰承制旨顧懷物外未奉慈衷陛下日角龍顏之姿表於徇齊之日彤雲素靈之瑞基於應物之初博學則大哉無所與名深言則曄乎文章之觀忠為令德孝實動天加以英威茂略雄圖武筭指麾則丹浦不戰顧盼則阪泉自蕩地維絕而重紐天柱傾而更植鑿河津於孟門百川復啓補穹儀以五石萬物載生縱陛下拂袗衣而遊廣成登崆山

而去東土羣臣安得仰訴兆庶何所歸仁況郊祀配
天饗饎禮曠齋宮清廟籩豆不陳仰望鑾輿匪朝伊
夕瞻言法駕載渴且飢豈可久稽衆議有曠彝典舊
邦凱復函洛巳平高奴櫟陽宮館雖毀濁河清渭佳
氣猶存阜門有伉甘泉四敞土圭測景仙人承露斯
蓋九州之赤縣六合之樞機博士捧圖書而稍還太
常定禮儀而巳列豈得不揚清蹕而赴名都振玉鑾
而旋正寢昔東周既遷鎬京遂其不復長安一亂陝
洛永以爲居夏后以萬國朝諸侯文王以六州匡天
下方之跡基百里劒仗三尺以殘楚之地抗拒六戎

一旅之卒剪夷三叛坦然大定御輦東歸解五牛于冀州秣六馬於譙鄴緬求前古可得比歟對揚天命何所讓德有理存焉敢重祈奏臣僧辨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過通天臺奏漢武帝表

沈炯

臣聞橋山雖掩鼎湖之竈可祠有魯遂荒大庭之迹無泯伏惟陛下降德猗蘭纂靈豐谷漢道既登神仙可望射之罘於海浦禮日觀而稱功橫中流於汾河指柏梁而高宴何其樂也豈不然歟既而運屬上仙

道窮晏駕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盌宛出人間陵雲故基共原田而膴膴扶風餘趾對陵阜而茲茲羈旅縲臣能不落淚昔承明既厭嚴助東歸駟馬可乘長卿西返恭聞故實竊有愚心黍稷非馨敢忘徽禋但雀臺之吊空愴魏君雍丘之祠未光夏后瞻仰烟霞伏增悽戀

勸進梁元帝表

徐陵

臣聞封唐有聖還承帝嚳之家居代維賢終纂高皇之祚無爲稱於華舄至治表於垂衣而撥亂反正非

間前古[illegible]如金行重作源出東莞炎運猶昌枝分南頓豈得掩顯姓於軒轅非才子於顓頊莫不因時多難俱繼神宗者也伏惟皇帝陛下出震等於勛華鳴謙同於旦奭握圖秉鉞將在御天玉縢珠衡先彰元后神祇所命非惟太室之祥圖諜斯歸何止堯門之瑞若夫大孝聖人之心中庸君子之德固以作訓生民貽風多士一日二日研覽萬幾允文允武包羅羣藝擬茲三大賓是四門歷試諸難咸熙庶績斯無間而稱也自無妄爲象鍾禍上京梟獍虔劉宗社蕩墜嶙頭銕額興暴皇年封豨修蛇行災中國靈心所宅

下武其與望紫極而行號瞻丹陵而殞慟家冤將報天賜黃鳥之旗國害宜誅神奉玄狐之籙戮李軼於河津征陶謙於海岱滕公擁樹雄氣方嚴張繡交兵風神彌勇忠誠貫於日月孝義感於冰霜如雷如霆非貔非虎前驅效命元惡斯殲既挂膽於西州方燃臍於東市蚩尤三塚寧謂嚴誅王莽千刺非云明罰靑羌赤狄同畀豺狼胡服夷言咸爲京觀邦幾濟濟還見隆平宗祀愔愔方承多福自氤氳渾沌之世驪連栗陸之君卦起龍圖文因鳥跡雲師火帝非無戰陣之風堯誓湯征咸用干戈之道星躔東井時破崤

潼雷震南陽初平尋邑未有援三靈之已墜救四海之羣飛赫赫明明龔行天罰如當今之盛者也於是卿雲似蓋晨映姚鄉甘露如珠朝華原寢芝房感德咸出銅池蓂莢伺辰無勞銀箭重以東漸玄菟西踰白狼高柳生風扶桑銜日莫不編名屬國歸質鴻臚荒服來賓遐邇同慶其文昭武穆跗蕚也如彼天平地成功業也如此久應旁求掌故諮詢天官斟酌繁昌經營高邑宗王啓霸非勞武德之侯清蹕無虞何事長安之邸揚龍旂以饗帝御鳳扆以承天曆數在躬疇與為讓去月二十日兼散騎常侍柳惲等至鄴

伏承聖旨謙冲爲而不宰或云洛陽未復函谷無泥旋駕金陵方膺天睠愚謂大庭少昊非有定居漢祖殷宗皆無恒宅登封岱嶽且署明堂巡狩章陵時行司隷何必西瞻虎踞乃建王宮南望牛頭方稱天闕抑又聞之玄珪既錫蒼玉無陳乃棫樸之愆斯非苞茅之不貢雲和之瑟久廢甘泉孤竹之管無聞方澤豈不懼歟伏願陛下因百姓之心振萬邦之命豈可逡廵固讓方求石戸之農高謝君臨徒引箕山之客未知上德之不德惟見聖人之不仁率土翹瞻蒼生何望昔蘇季張儀違鄉負俗尚復招三方以事趙請

六國以尊秦況臣等顯奉皇華親承朝命珪璋特達
通聘河陽貂珥雍容尋盟漳水加牢賜館隨世汙隆
瞻望鄉關誠均休戚但輕生不造命與時乖忝一介
之行人同三危之遠擯承開內殿事絶耿介之恩封
奏邊城私等劉琨之哭不勝區區之至謹拜表以聞

爲陳六宮謝表

江揔

鶴籥晨啓雀釵曉映恭承盛典肅荷徽章步動雲袿
香飄霧縠媿纏艷粉無情拂鏡愁縈巧黛息意臨鸞
長聞漢水贈珠人間絶世洛川拾翠仙處無雙或有

風流行雨窈窕初日聲高一笑價起兩環乃可桂殿迎春蘭房侍寵借班姬之扇未掩驚羞假蔡琰之文寧披悚戴

答沙汰釋李詔表

樊孝謙

臣聞天道性命聖人所不言蓋以理絕涉求難爲稱謂伯陽道德之論莊周逍遙之旨遺言取意猶有可尋至若玉簡金書神經秘錄三尸九轉之奇絳雪玄霜之異淮南成道犬吠雲中王喬得仙劒飛天上皆是憑虛之說海棗之談求之如繫風學之如搏影而

燕君齊后秦皇漢帝信彼方士冀遇其真徐福去而不歸欒大往而無獲猶謂昇霞倒影抵掌可期祭鬼求神庶或不死江璧既反還入驪山之墓龍媒已至終下茂陵之墳方知劉向之信鴻寶歿有餘責王充之非黃帝此爲不朽又末葉已來大存佛教寫經西土畫像南宮昆池地墨以爲劫燒之灰春秋夜明謂是降神之日法王自在變化無窮置世界於微塵納須彌於黍米蓋理本虛無示諸方便而妖妄之輩苟求出家藥王燔軀波崘灑血假未能然猶當尅念寧改形易貌有異世人恣意放情還同俗物龍宮餘

論鹿野前言此而得容道風將墜伏惟陛下受天明命屈巳濟民山鬼効靈海神率職湘中石燕沐時雨而羣飛臺上銅烏儀和風而獨轉但周都洛邑治在鎬京漢宅咸陽魂歸豐沛汾晉之地王迹惟始既疲遊幸且勞經略猶復降情文苑斟酌百家想執玉於瑤池念求珠於赤水竊以王母獻環由感舜德上天賜珮實報禹功兩馬記言二班書事不見三世之辭無聞一乘之吉帝樂王禮尚有時而沿革左道惟民亦何疑於沙汰臣某謹對

賀平鄴都表

庾信

臣某言臣聞泰山梁甫以來即有七十二代龍圖龜書之後又已三千餘年雖復制法樹司禮殊樂異至於文雖武落劍木弦弧席卷天下之心包含八荒之志其揆一矣伏惟皇帝陛下握天樞秉地軸駕馭風雲驅馳龍虎沉雄內斷不勞謀於力牧天策勇決無待問於容成是以威風所振烈火之遇鴻毛旗鼓所臨衝風之卷秋葉竊聞伊洛戎夷幽并僭僞抱圖載籍已歸丞相之府銜玉繫綬並詣中軍之營百年逋誅遂窮巢窟三代敵怨俄然掃蕩昔周王鮪水之師

尚勞再駕軒轅上谷之戰猶須九伐未有一朝指麾
獨決神慮平定寓內光宅天下二十八宿止餘吳越
一星千二百國裁漏麟州小水若夫咸康之年四方
始定建武之代諸侯僉朝不得同年而語矣雖復八
風僉唱未足須其英聲六樂俱陳無以歌其神武坐
釣臺而誓衆娰啓繼夏禹之功入商郊而問罪姬發
成周文之志無改之道大孝也歟當今鹿臺已散頃
宮已遺兵藏武庫馬入華山立明堂之制奏大武之
樂盛矣哉上天降休未之有也政須東南一尉立於
北景之南西北一候置於交河之北然後命東后詔

蒼冥衢壇琬碑銀繩瓊檢告厥成功差無慚德臣忝竊榮幸蒞政東藩不獲躬到闕庭預覩大慶不勝鳧藻踊躍之至謹遣主簿陪臣曹敏奉表以聞

賀新樂表

庾信

臣等言臣聞天地順動則雷出爲豫聖人功成則風行有節故六德在咸池之宮山谷可調八風入承雲之奏人神不雜我太祖文皇帝體國經野設官分職變魏作周移風正雅衣裳而朝萬國珪璧而會諸侯上如經綸圖籍校讐煙爐樂正無鈌章秩宗無廢典

庾信

臣某言伏見詔書以臣爲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宗師中大夫伏奉綸言心魂震讋臣聞堯分四岳是以望秩山川舜命九官是以光華日月必須儀刑以德明試以功乃可協和萬邦咸熙庶績臣幼無學植長闕才成鴻都之門不能定其章句鷄鹿之塞無以名其碑碣憑天漢之泒水附若木之分枝東岳則朝宿有名南宮則門闌有籍在臣庸劣久知滿盈武陽以功臣之重特拜宗師東平以母弟之尊超登上將臣有何德能兼此榮臣蚤僨廷蔭曾未扶

墻母氏慈訓哀矜勞苦甫及成人復垂捐棄几筵如
在忍離鞠養之恩終天無報叩地難任欲草土丘陵
終身塋域霜露申履時之感鸜雀展廻翔之心不悟
天澤沛然謬垂提拔當今玉燭調和既非金華之世
璿璣齊政豈忘松檟之餘況復一枝跧曲終危九層
之臺一股岑蹄必傷千里之駕皇帝欽明文思光宅
區宇禮格四方無容奪臣此志孝治天下自當哀臣
此情大宗爲師更求同姓之國元戎參乘別選能賢
之臣伏願覽淸蒲之奏曲允微誠詔鳳凰之池特放
歸召則天慈無濫私願獲從臣之容身便當有地不

任荒悚戰懼之誠謹詣朝堂奉表以聞鞠養之恩下疑缺二句

上諫獵表

褚亮

臣亮言臣聞堯鼓納諫舜木求箴茂克昌之風致升平之道伏惟陛下應千祀之期拯百王之弊平壹天下劬勞帝業旰食思理廢寢憂民用農隙之餘遵冬狩之禮軫車之所遊踐虞旗之所涉歷網唯一面禽止三驅縱靡成之獵士觀上林之手搏廻玉鑾而籍豐草引金陣而滿平原盡心目之娛翫置罘之樂發彫弓而追狡兎飛勁矢而摧高鳥斯固畋弋之恒規

而皇王之壯觀至於親逼猛獸臣竊惑之何者筋力驍悍爪牙輕捷強弩一發未必挫其凶心長戟纔撝不能當其憤氣雖復孟賁在左夏說居前卒然驚竄事生慮表如或近赴林藪未塡坑谷駭屬車之後乘犯官騎之淸塵小臣怯懦私懷戰慄陛下以至聖之姿垂將來之教降情納下無隔直言臣叨逢明代遊宦藩邸身漸榮渥日用不知敢緣天造肯陳丹懇上觸宸嚴伏增戰越

爲吳王謝責赴行在遲滯表

李白

臣某言伏蒙聖恩追赴行在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臣聞胡馬矯首嘶北風以踢顧越禽歸飛戀南枝而
刷羽所以流波思其舊浦落葉墜于本根在物尚然
矧於臣子臣位叨盤石幸覔明時才闕總戎謬當強
寇駑拙有素天實知之伏惟陛下重紐乾綱再清國
步愍臣不逮賜臣生全歸見白日死無遺恨然臣年
過耳順風痹日加鋒鏑殘骸劣有餘喘雖決力上道
而心與願違貴貪尺寸之程轉增犬馬之戀非有他
故以疾淹畱今大舉天兵掃除戎羯所在郵驛徵發
交馳臣逐便水行難於陸進瞻望丹闕心魂若飛懸

墜履之還收喜遺簪之再御不勝涕戀屏營之至謹
奉表以聞

為宋中丞請都金陵表

李白

臣某言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聞社稷無常奉明
者守之君臣無定位闇者失之所以父作子述重光
疊輝天未絕晉人惟戴唐以功德有厚薄運數有修
短功高而福祚長永德薄而政教陵遲三后之姓於
今爲庶非一朝也伏惟陛下欽六聖之光訓權千載
之鴻休有國之本羣生屬望粤自明兩光岐之陽昔

有周太王之興發跡於此天啓有類豈人事歟皇朝百五十年金革不作逆胡竊號剝亂中原雖平嵩丘墳伊洛不足以掩宮城之骸骨決洪河灑秦雍不足以蕩犬羊之羶腥毒浸區宇憤盈穹旻此乃猛士奮劒之秋謀臣運籌之日夫不拯橫流何以彰聖德不斬巨猾無以興神功十亂佐周而克昌四凶及虞而乃去去元兇者非陛下而誰且道有興廢代有中季漢當三七莽亦爲災赤伏再起丕業終光非陛下至神至聖安能勃然中興乎以臣料人事得失敢獻疑於陛下臣猶望愚夫千慮或與一得何者賊臣楊國

忠蔽塞天聰屠割黎庶女弟席寵傾國弄權九土泉貨盡歸其室怨氣上激水旱薦臻重羅暴亂百姓力屈即欲平殄蝥賊恐難應期且圖萬全之計以成一舉之策今自河以北爲胡所凌自河之南孤城四壘大盜蠶食割爲洪溝宇宙峴屼昭然可睹臣伏見金陵舊都地稱天險龍盤虎踞開闢自然六代皇居五福斯在雄圖霸跡隱軫由存咽喉控帶縈錯如繡天下衣冠士庶避地東吳永嘉南遷未盛於此臣又聞湯及盤庚五遷其邑典謨訓誥不以爲非衛文徙居楚丘風人流詠伏惟陛下因萬人之蕩析乗六合之

請張去扶風萬有一危之近邦就金陵太山必安之
成策苟利於物斷在宸衷況齒華羽毛之所生楩柟
豫章之所出元龜大貝充牣其中銀坑鐵冶連綿相
屬刻銅陵爲金穴煮海水爲鹽山以征則兵强以守
則國富横制八極克復兩京俗畜來蘇之歡人多徯
后之望陛下西以峨嵋爲壁壘東以滄海爲溝池守
海陵之倉獵長洲之苑雖上林五柞復何加焉上皇
居天帝運昌之都儲精真一之境有虞則北閉劍閣
南扃瞿塘蚩尤共工五兵莫向二聖高枕人何憂哉
飛章問安往復巴峽朝發白帝暮宿江陵首尾相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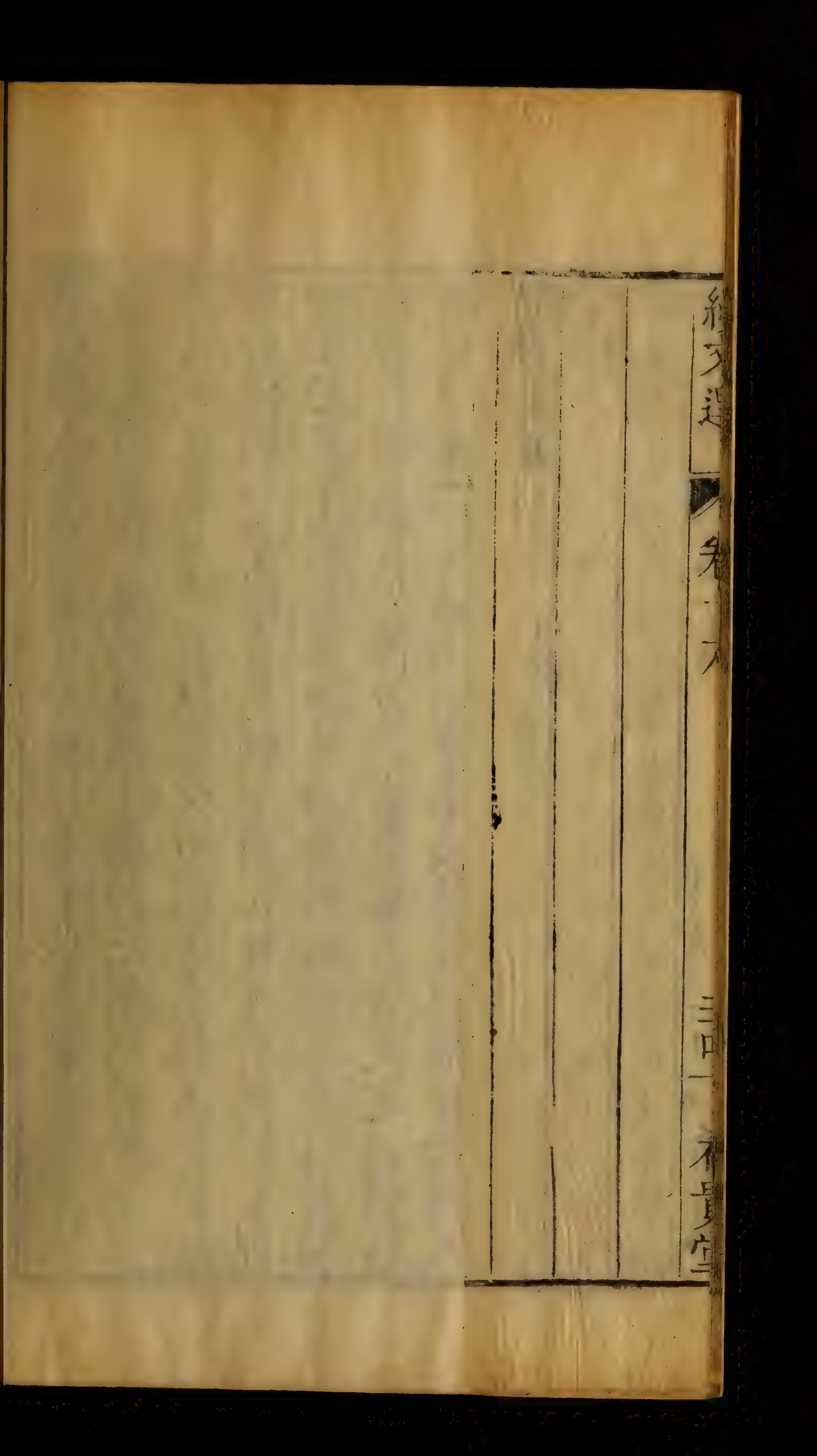
幸然之舉不勝屏營瞻雲望日之至謹先奉表陳情
以聞

爲樊左丞讓官表

柳宗元

臣某言伏惟今月二十八日制除臣尚書左丞寵命
俯臨慙顔自失泥大鯨之海但覺魂搖戴巨鼇之山
未如恩重臣聞尚書百揆翊亮萬機故天上尊北斗
中樞陛下有南宮左轄晉昇孔坦諒直當時漢拜楊
喬閑練故事庶得百僚有憚於會府諸侯取法於京
師臣實謏才謬登清貫握蘭起草昔忝朝經剖竹

條近貽人瘼備歷中外無聞聲彩版圖載緝貢賦未均于九州銅印更操威儀不檢於三署次即補闕豈易其人聖主求才宜難此受切謂旁求俊乂側訪瓌奇必使德合準繩言成綱紀興化致理時無間言況安上必在于薦賢危身莫踰於曠職倘蒙垂收紫渙俯矜丹悃愚臣保陳力之言聖鑒有責成之地無任覼冐惶悚之極謹詣朝堂奉表陳讓以聞臣所讓人別狀封進



續文選卷第十七

明平原湯紹祖公孟撰

上書

諫太子承乾左右非其人書

于志寧

臣聞堯稱稽古功著於搜揚舜曰聰明績彰於去惡然開元立極布政辨方莫不旌賁英賢驅除不肖理亂之本咸在於茲況閹宦之徒體非全氣便蕃階闥左右宮闈託親近以立威權假出納以爲禍福昔易牙被任變起齊邦張讓執鈞亂生漢室伊戾爲詐宋

國受其殃趙高作奸秦氏鍾其弊加以弘石用事京賈則遽首受誅王曹掌權何竇則踵武被戮遂使縉紳重足宰司屏氣然順其情者則榮逮幼沖迕其意者則災及襁褓爰暨高齊都鄴亦弊閹宦鄧長顒位至侍中陳德信爵隆開府外干朝政内預宴私宗枝藉其吹嘘重臣仰其鼻息罪積山岳靡掛於刑書功消塵路已勒於鍾鼎富踰金穴財甚銅山是以家起怨嗟人懷憤歎骨鯁之士語不見聽蹇諤之臣言必被斥齊都顛覆職此之由向使任諒直之臣退佞給之士據趙魏之地擁漳滏之兵修德行仁養政施化

何區區周室而敢窺覦者哉然杜漸防萌古人所以
遠禍以大踰小先哲於焉取則伏惟殿下道茂重離
德光守器憲章古始祖述前修欲使休譽遠聞英聲
遐暢臣竊見寺人一色未識上心或輕忽高班或陵
轢貴仕便是品命失序綱紀不立取笑通方之人見
譏有識之士然典內職掌唯在門外通傳給使主司
但緣階闥供奉今乃往來閤內出入宮中行路之人
咸以爲怪伏惟狎近君子屏黜小人上副聖心下允
衆望謹啓

諫靈駕入京書

陳子昂

梓州射洪縣草莽臣陳子昂謹頓首冒死獻書闕下
臣聞明王不惡切直之言以納忠烈士不憚死亡之
誅以極諫故有非常之策者必待非常之時有非常
之時者必待非常之主然後危言正色抗議直辭赴
湯鑊而不廻至誅夷而無悔豈徒欲詭世誇俗厭生
樂死者哉寔以爲殺身之害小存國之利大故審計
定議而甘心焉況乎得非常之時遇非常之主言必
獲用死亦何驚千載之迹將不朽於今日矣伏惟大
行皇帝之遺天下棄群臣萬國震驚百姓屠裂陛下

以循齊之聖承宗廟之重天下之望喁喁如也莫不
與蒙聖化獲保餘年太平之主將復在於今日矣況
皇太后又以文母之賢協軒宮之耀軍國大事遺詔
決之唐虞之際於斯盛矣臣伏見詔書梓宮將遷坐
京師鑾輿亦欲陪幸計非上策智者失圖廟堂未聞
骨鯁之謀朝廷多有順從之議愚臣竊惑以爲過矣
伏自思之生聖日沐皇風摩頂至踵莫非亭育不能
歷丹鳳抵濯龍北面玉階東望金屋抗音而正諫者
聖王之罪人也所以不顧萬死乞獻一言願蒙聽覽
甘就鼎鑊伏惟陛下察之臣聞秦據咸陽之時漢都

長安之日山河為固天下服矣然猶北假胡苑之利南資巴蜀之饒自渭入河轉關東之粟踰沙絶漠致山西之寶然後削平天下彈壓諸侯長轡利策橫制宇宙今則不然燕代迫匈奴之侵巴隴嬰吐蕃之患西蜀疲老千里運糧北國丁男十五乘塞歲月奔命其弊不堪秦之首尾今不完矣即所餘者獨三輔之間爾頃遭荒饉人被荐饑自河而西無非赤地循隴以北罕逢青草莫不父兄轉徙妻子流離委家喪業膏原潤莽此朝廷之所備知也賴以宗廟神靈皇天悔禍去歲薄稔前秋稍登使羸餓之餘得保沈命天

下幸甚可謂厚矣然則流人未返田野尚蕪白骨縱横阡陌無主至於蓄積猶可哀傷陛下不料其難貴從先意遂欲長駈大駕按節秦京千乘萬騎何方取給況山陵初制穿復未央土木工匠必資徒役今欲率疲弊之衆興數萬之兵徵發近畿鞭朴羸老鑿山採石驅以就功但恐春作無時秋成絶望凋瘵遺噍再罹饑苦倘不堪其弊有一逋逃子來之頌其將何辭以述此亦宗廟之大機不可不深圖也況國無兼歲之儲家鮮過時之蓄一旬不雨猶可深憂忽加水旱人何以濟陛下不深察始終獨違群議臣恐三輔

之弊不止如前日矣且天子以四海爲家聖人包六合爲宇歷觀邃古以至於今何甞不以三王爲仁五帝爲聖故雖周公制作夫子著名莫不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爲百王之鴻烈作千載之雄圖然而舜殁陟方塟蒼梧而不返禹會群后殁稽山而永終豈其愛蠻夷之鄉而鄙中國哉實將欲示聖人之無外也故能使墳籍以爲美談帝王以爲高範况我巍巍大聖轢帝登皇日月所照莫不率俾何獨秦豐之地可置山陵河洛之都不堪園寢陛下豈不察之愚臣竊爲陛下惜也且景山崇麗秀冠群峰北對嵩邙西望汝

淪居祝融之故地連大昊之遺墟帝王圖跡縱横左右園陵之美復何加焉陛下曾未察之謂其不可愚臣鄙見良足尚矣瀍澗之中天地交會北有大行之險南有宛葉之饒東壓江淮食湖海之利西馳崤澠據關河之寶以聰明之主養淳粹之人天下和平恭巳正南面而巳陛下不思瀍洛之壯觀關隴之荒蕪遂欲棄於太山之安履焦原之險忘神器之大寶循曾閔之小節臣愚昧以爲甚也陛下何不覽諫臣之策採行路之諠諮謀太后平章宰輔使蒼生之望知有所安天下豈不幸甚昔者平王遷周光武都洛山

陵寢廟不在東京宗社墳塋僉居西土然而春秋奚爲始王漢書載爲代祖豈其不願孝哉何聖賢褒貶於斯濫矣實以時有不可事有必然蓋欲遺小存大去禍歸福聖人所以爲貴也夫小不忍而亂大謀仲尼之至誠願陛下察之若以臣愚不用朝議遂行臣恐關隴之憂未始休也臣又聞太原蓄鉅萬之倉洛口積天下之粟國家之寶斯爲大矣今欲捨而不顧背以長駈使有識驚嗟天下失望倘鼠竊狗盜萬一不圖西入陝州之郊東犯武牢之鎮盜敖倉一杯之粟陛下何以遏之此天下之至機不可不深惟也雖

則盜未旋踵誅刑已及滅其九族焚其妻子泣辜雖恨將何及焉故曰先謀後事者逸先事後圖者失然而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斯言不徒設也願陛下念之臣西蜀野人本在林藪幸屬交泰得遊王國故知不在其位者不謀其政亦欲退身嵓谷滅迹朝廷竊慼斐敬委輅不非其議圖漢策於萬全取鴻名於千古臣何獨怯而不及之哉所以敢觸龍鱗冞而無恨庶萬有一中或垂察焉臣子昂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啓

謝勑賚水犀如意啓

梁昭明太子

臣某啓應勑左右伯佛掌奉宣勑旨垂賚水犀如意一柄式是道義所須白玉照采方斯非貴珊瑚挺質匹此未琢雕剖既成先被庸薄如蒙漢帝之簪似獲趙堯之印謹仰承威神陳諸講席方使歡喜羅漢懷棄鉢之嗟王式碩儒析驪駒之辨熊餙寶刀子桓恧其大賚犀牛輕拂張敞慙其舊儀殊恩特降伏深荷躍不任下情謹啓事以聞謹啓

謝勑參解講啓

梁昭明太子

臣某啓主書周昂奉宣勑旨垂參臣令解講伏以至理希夷微言淵奥非所能鑽仰遂以無庸叨茲宣釋將應讓齒及降敎胄之恩允宜尚學翻荷說經之詔竊以挾八威之策則神物莫干服九丹之華則仙徒可役臣仰承皇威訓茲學侶奉揚聖旨洞曉羣儒鼓冶異師陶鈞久滯方使惠施愿其短長公孫罷其堅白王生挫辯旣盡神氣法開受屈永隱東峰中使曲臨彌光函席仰戴殊慈不知啓處無任下情謹奉啓事謝聞謹啓

謝賚扇啓

梁簡文帝

巨綱啓傳詔饒僧明奉宣勅旨垂賚細綾大文畫柳蟬山扇一柄文均析縷香發海檀肅肅清風即令象簟非貴依依散彩便覺夏室含霜飲露青蜩應三伏之修景翔飛黃雀送六月之南風蔽日垂陰薰澤憊采浮涼滌暑蘋末愧吹聖人造物之巧俯萃庸薄王府好玩之恩於茲下被頂戴曲私伏增欣躍謹奉啓事謝聞謹啓

上東宮薦石門侯啓

梁元帝

竊以鳳鳴朝陽必資藍田之寶龍門點額亦俟棠溪之珍是以紫玉見稱黃金爲貴文傳夢鳥學重靈蛇點漆凝脂事逾衛玠渾金璞玉才匹山濤昔翟湯隱逸見稱庾亮陳平器局被薦無知以人廢言誠增慚讋進賢上賞伏待慈照

答湘東王啓

劉孝綽

伏承自辭皇邑爰至荆臺未勞刺擧且摘高麗近雖預覩尺錦而不睹全玉昔臨淄詞賦悉與楊修未殫寶笥顧慙先哲渚宮舊俗朝衣多故李固之薦二邦

徐珍之奏七邑感懷之道兼而有之當欲使金石流功耻用翰墨垂迹雖無知二偶達聖心爰自退居素里却掃窮閈比楊倫之不出譬張摯之杜門昔趙卿窮愁肆言得失漢臣鬱志廣敘盛衰彼此一時擬非其匹竊以文豹何辜以文爲罪由此而談又何容易故韜翰吮墨多歷寒暑既闕子幼南山之歌又微敬通渭水之賦無以自通獻笑少酬褒誘且才無體物不擬作於玄根事殊宿諾寧貽懼於朱亥顧巳反躬載懷累息但瞻言漢廣邈若天涯區區一心分宵九逝殿下降情白屋存問相尋食椹懷音矧伊人矣

謝晉安王賜宜城酒啓

劉孝儀

孝儀啓奉教垂賜宜城酒四器歲暮不聊在陰即慘惟斯二理總萃一時少府鬭猴莫能致笑大夫落雉不足解顔忽値甁瀉椒芳壺開玉液漢樽莫遇殷杯未逢方平醉而遁仙羲和耽而廢職仰憑殊塗便申私飲未屬罍耻已覩幘岸傾耳求音不聞霆擊澄神密眡豈覩山高愈疾消憂於斯已驗遺榮忽賤即事不欺酩酊之中猶知銘荷不任云云

謝東宮賜宅啓

庾肩吾

肩吾居異道南才非巷北流寓建春之外寄息靈臺之下豈望地無湫隘里號乘軒巷轉幡旗門容幰蓋况乃交垂五柳若元亮之居夾植雙槐似安仁之縣却瞻鍾阜前枕洛橋池通西舍之流牕映東隣之棗來歸高里翻成待封之門夜坐書臺非復通燈之壁才下應王禮加温阮官成名立無事非恩

謝滕王集序啓

庾信

某啓伏覽制垂賜集序紫微懸映如傳闕里之書青

鳥遙飛似送層城之壁若夫甘泉宮裏玉樹一叢玄
武闕前明珠六寸不得譬此光芒方斯照燭有節有
度即是能平八風愈昌愈高殆欲去天三尺殿下雄
才蓋代逸氣橫雲濟北顏淵關西孔子譬其毫翰則
風雨爭飛論其文采則魚龍百變蒲桃繞館新開碣
石之宮修竹夾池始作睢陽之苑琉璃泥酒鸚鵡承
杯鳳穴歌聲鸞林舞曲況復行雲逐雨迴雪隨風湖
陽之尉既成爲善之國舂陵之侯便是銷慶之地某
本乏之才用無多述作加以建鄴陽九劣免儒硎江陵
百六幾從士隴至如殘編落簡金入塵埃赤軸青箱

多從灰燼比年疴恙彌留光陰視息桑榆已逼蒲柳方衰不無秋氣之悲實有途窮之恨是以精采昏亂頗同宋玉言辭蹇吃更甚楊雄一吟一咏其可知矣好事者不求知音者不用非有班超之志遂已棄筆未見陸機之文久同燒硯至於凋零之後殘缺所餘又已雜用補袍隨時覆醬聖慈憐愍遂垂存錄始知揄揚過差君子失辭比擬縱橫小人迷惑荊玉抵鵲正恐輕用重寶龍淵削玉豈不徒勞神慮匠石迴顧朽材變於雕梁孫陽一言奔蹄成於駿馬故知假人延譽重於連城借人羽毛榮於尺玉溟池九萬里無

踰此澤之深華嶽五千仞終愧斯恩之重即日金門細管未動春灰石壁輕雷尚藏冬蟄伏願聖躬與時納豫南陽寶雉幸足觀瞻酈縣菊泉差能延壽伏遲至鄴可期從梁有日同杞子之盟會必欲瞻仰風塵共薛侯而來朝謹當逢迎冠蓋魚腸尺素鳳足數行書此謝辭終知不盡謹啓

謝趙王示新詩啓

庾信

某啓鄭歔至奉手敎累紙并示新詩八體六文足驚毫翰四始六義實動性靈落落詞高飄飄意遠文異

水而湧泉筆非秋而垂露藏之山嵓可使雲霧鬱起濟之江浦必當蛟龍繞船首夏淸和聖躬怡裕琉璃彫管鵲顧鸞𢌞婉轉緣沉猿驚鴈落下風傾首以日爲年犍爲舍人實有誠願碧鷄主簿無由遂心寂寞荆扉疎蕪蘭徑騄駕來梁未期卜日遣騎到鄴希垂枉道

謝明皇帝賜絲布等啓

庾信

臣某啓奉勑垂賜雜色絲布綿絹等三十段銀錢二百文某比年以來殊有闕乏白社之内拂草看水靈

室之中吹塵視氈慧妻狠妾既嗟且憎瘠子羸孫虛
忝實怨王人忽降大賚先臨天帝賜年無踰此樂仙
童贈藥未均斯喜張袖而舞玄鶴欲來撫節而歌行
雲幾斷所謂舟檝無岸海若爲之反風薺麥將枯山
靈爲之出雨況復全抽素蠒雲板疑傾併落青凫銀
山或動是知青牛道士更延將盡之命白鹿眞人能
生已枯之骨雖復拔山超海負德未勝垂露懸針書
恩不盡蓬萊謝恩之雀白玉四環漢水報德之蛇明
珠一寸某之觀此寧無愧心直以物受其生於天不
謝謹啓

謝趙王賚犀帶等啓

庾信

某啓奉敎垂賚犀裝帶錢十貫魏君寳帶特賜劉禎趙王國租偏賚裴楷貫藏文馬如燒安息之銀帶插通犀似獵雲南之獸北郭騷之長貧是所甘慊南宮敬之載寳殊非念望花開四照唯見其榮鶖戴三山深知其重昔洗義將盡逢司命而還生士爕行埋値仙人而更活今日慈矜斯之謂矣馬前驅而導路或似識恩雞未曉而開關容能報王謹啓

謝趙王賚馬并織啓

庾信

某啓奉敎垂賚紫騮馬幷銀鈠乘具紫紬纖一張上天降雨特垂深澤若水流光偏蒙私照迴茲翠蓋事重劉基之恩降此青驪榮深李忠之賜北部丹帷便須高捲西河竹馬卽巳郊迎在命之輕鴻毛浮於弱水知恩之重鼇背負於靈山況復驚鴻别水但見徘徊黄鶴去關唯知反顧棲戀之心事同於此

謝所知賚集賢墨啓

温庭筠

某啓卽日門翰至奉披榮示垂賚集賢墨一挺竹山

奇製上蔡輕煙色掩緇帷香含漆簡雖復三臺故物
貴重相傳五兩新膠乾輕入用猶怨於潛曠遠建業
阨巖韋曜名方卽求鷄木傳玄佳致别桊龜名恩加
於蘭署郎官禮備於松穚介婦汲妻衡弟所未窺觀
廣記漢儀何嘗著列況又玄洲上苑青瑣西垣讐字
猶新疑籤尚整帳中女史每襲清香架上仙人常持
縹帙得於準近辱在庸虛豈知夜鶴頻驚姝慙志業
秋蛇屢縮不稱精研唯憂㿜物虛投蠟槃空設晉陵
雖壤正握銅兵王詔徒深唯磨正硯捧受榮佩不任
下情

答楚藩殿下啓

王廷陳

楚藩殿下昔承淸宴備極樂方賓從逡巡履綦雜遝若華既逝蘭膏嗣光車怠馬煩履遺纓絕客稱既醉主賦無歸譴浪讙呼縱誕無忌優容特至形勢兩忘雖古兎園之英小山之侶其所遭際何足方擬茲者獻歲發春元夕且及華燈預製火樹夙成輝熖藴而俟揚絲肉奮而思御將使月現重輪煙呈五色龍飛星於几席生彩霧於欄楹透驚電於綺疏備生品於采繪而又敦崇大雅招集楚材於是漢水爲醪大別

化肉棄餘之沾輿臺鼓腹滴瀝獲濡末列醒煩誠君王壯麗之極娛儒生希濶之幸賭也陳何人斯亦獲濫竽書幣至門倉皇拜受卽以告諸先廟侈諸親交巾車既脂征徒已飭而節神妬賤寒疾忽嬰方謀踴躍以就途豈意呻吟而伏枕徒使神馳念往欲罷不能瑋聽奇觀彷彿無地豈世俗所謂斟酌有定佛氏所謂緣分未至者耶若以君王之惠得免溝壑之憂則伏謁殿庭周旋觀沼因以狀朝雲而譽雄風固有日矣口授報書感懼實積

答人啓

王廷陳

客冬歸自興都過辱獎接展謁王庭遂得附賓從之末承清宴之榮愧無詠風賦雪之才乃有宋生枚叟之遇既又勞我執事結侶張筵虛左爲敬崇榭曲房綺席屢改伎倆雜陳絲肉競奏宮徵牆移羲和既逝蘭膏嗣輝逸興狎悰干霄薄雲禮廢罰弛履遺纓絕俠氣溢於四座餘歡庇於厮輿斯貴人靡麗之極娛非寒客迂儒之所敢希也抵家值歲晏又以久出初歸糜務蝟集未能啓酬執事不罪復枉教貺高誼足欽春深田作方殷對使散髮口授遂不多及

五月六日灌甫中尉誕辰啓

李攀龍

兹審赤德覃宗朱明戒仲臺流玉吹淸聞子晉之笙壺寫金漿美薦郇陽之酒大河演裔永言接于天潢維嶽降神久視偕諸少室期一日而長彌高靖郭之門境千里而遙懸映小山之賦某游孝王東苑自惟枚叟斯朋仰公子信陵深愧侯生虛左謹篚二瑱擬續五絲幸值浴蘭之晨尚存氣味益熾然藜之火不棄蒭蕘

與華學士啓

王世懋

伏惟學士清臣之長七十懸車之老某以後進小夫獲見顔色爲榮多矣何圖屈體下接優洽通分始至之夕賓禮大備既而張宴華林之館携榼臨春之閣窮曲房下清樾三雅既陳庶鮮遞薦初筵始徹九華代照金支懸不夜之輝玉樹發長春之艷觴醴無算朱顔再酡圓以目眩神愉飽德飲醇者矣至乃絶甘變膳投野人之好徹樂止歌從匹夫之守假以笑譚寛之日夕斯又體下之委致娛賓之極意也竊自省循何德堪此寔以籍家兄桃李之私託兒女葭莩之

愛推屋及烏姝增顏汗謹賦酬德之章知必貽笑大方亦情見乎詞鑒其區區而已

爲濬諸生留賢令陸侯啓

盧柟

濬諸生某等齋沐企悚謹奉啓大台輔侍御楊公臺下某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某聞有虞膺曆而咨命羣牧夏后宅揆而式叙九功哲愸官方業閎天緒聖神罔極茲焉託始嗣是載往雲涌川徂若公旦報政綿曾惠於優渥尚父奏功捷齊聲於標亮漸摩淺漯之術胤祚興衰之運世固可得言之矣昔子產蒞政

訛言屢騰滋世殆久詠歌始暢卒使楚師望塵於溱洧晉人捲甲於曲翼由斯論之履任久甓之效不可誣巳且夫卓茂遷密境絕飛蝗牟融宰豐治存異跡史雲萊蕪釜魚韲唱孔奮姑臧盤蔬育馨蔡彤偃師詔書增秩劉陶順陽童謠發嘆之數公者權僅百里之用秩非萬石之貴圖時奪物職豈無由夫泰山之坻詎一朝之霤城門之軌非兩馬之力聖人久適其道王者期世後仁稽古載昔風猷弗舛爰惟有濬寔衛故墟河山相薄雨暘互患夏燔槁燼秋旅魚鼈杼柚藝薪鍾庚糞穢國賦報征官師淆亂男女劇劓馬

牛適沒因頓狼狽流離貿遷禍宇之餘鞠爲禾黍婺婦坐嘯野哭晨興村塢蕭條痛心在目雖賢俊繼踵頗加損益然宣尼不著世喪道矣介石獨往皆懸於守經者也人皆守經則天下幾於無權矣是以結繩之政治秦則紊干羽之舞敵慷則靡何者勢窮於不可用則用者退事適於不可禦則禦者來若廼躰淮南墮髮之論耻孫卿百仞之旨執閔損仍舊之談陋董子更張之喻行類刻舟智侔膠柱相時之器殆其不然 鏞惟濬縣知縣平湖進士陸 肇自下車識量淵邃治傚烹鮮法由社鼠㷂思風草流潤脂澤功緒

宏綍名紀爻老故其建學興師首先風化恢啓金墉綢繆廨宇浚流距川駢歸閭族讐校驛傳蠲除里需藉賑備荒貸稑通畝流競隸賄靜一奸宄罷斥山石裁抑傳置捐俸養老分祿賻士甄表忠貞洒雪冤獄是皆命世成務反經合權行昭日域恩曠天波銘表太常之旌功綴羽陵之簡豈徒郭子賞識許公亮鑒而已哉是歲十月陞以三載考績如京咸曰上當見畱上當見畱則瀋人鮮終矣瀋自　孝武皇帝以來靡敝不振尹是邑者若上饒工部侍郎楊公鎮以廉介太原監察御史魏公持以公方然卽政非久鴻澤

未究輒見擢去陸之前事稍集方期大效殫之歲月乃可底績若使政汔小康功虧一簣長未洗之瘡痍亟轉加之塗炭民命弗堪亂離斯瘼我心悠悠謂之何哉夫超絕窮壤非尺蠖之力馳騁千里必騄耳之駟終陸之政希陸之人時或改轍僨功立見屬者公車告啓攀轅若在驪駒戒路截鐙如存闔境髦倪傾方士庶人蓄怨慕家懷訴書惶走交頓翼陳魏闕昔寇恂河內願借一年焦延小黃乞還舊職以今方之何有乎爾或乃製錦方純遂斷機長往割鷄未竟卽解刅弗顧甘棠虛召伯之思緇衣勞武公之詠甚乖

然矣夫萬物之所不通聖王因而不奪長譽以顯朝著之用何如好民以樹藩籬之固夫賢哲善世民所弗能忘也黜昜漸危民所弗肯遂也奪其弗忘與之弗遂是謂政蠹是故朱絃洞瑟希世之音師曠之雅好天球琰琬秘異之珍宗廟之至寶也賢人君子民之愛也亦然某等素荷德教樂育菁莪偎榮桃李簡勞至公愛而無厭輒敢進聞儻以秕謬之言枉垂聽覽矜某所懇進呈　聖裁特停選擢俾以原任銜門從事則彝章無毀治化有終邇爾不效治其以誑詩之罪不勝丹悃屏營之情謹具陸知縣十八政隨啓

奉白某等死罪死罪

彈事

彈賈執傅湛文

劉孝儀

長兼御史中丞劉孝儀稽首言南康嗣王府行參軍知謠事賈執與前中書舍人傳湛在王座飲酒時上不安人從臺還聖體已和湛乃揚眉瞋目謂執曰卿念天子我不見闕出悖慢言語連及於上共執忿諍湛昔經殺牛誤父自殺近效殘貪賄賂狠籍特逢解網宥其餘命自被棄廢尤懷怨憤謗訕不遜謹按前

兼通事舍人臣傅湛才薄驚蹇特荷抽擢自預左右
頻蹈極刑押對鞠書累逢闕過未聞報效反懷恚憤
聖體不安臣下憂懼而湛敢生怨望輕肆慢辭醜爭
及父心無愛敬戲語連上罪同悖逆未央馬瘦不睹
廐令之忠甘泉道蕪遽見扶風之罪宜共徇乎東市
尸彼轂門南康嗣王府參軍臣賈執始聞湛語初無
逐雀之心未因私忿遂顯懷鴆之逆雖跡似折奸意
由肆憾惡慢於人自彰穢醜見辱父子巳會李倫之
辭爭及其父復入梁蚡之難是使王嬙悲於連累黑
要喜於得用太子舍人始與蕃王臣蕭毅幸因祉祚

爵預藩屏而散金失所設醴乖人雍容之賓未遊於雕苑號怒之客日醉於雷池致使博徒跅弛慢醉盈路醜顏受辱曾無發糾匡恕伯厚之心俱鳴路粹之責臣等參議請以見事依法免毀所居官解執知譜事請議貶黜付之卿論不得厮預官流刺尚施行輒不禁止

奏彈李義府

王義方

臣聞附下罔上聖主所誅心狠貌恭明時必罰是以隱賊掩義不容唐帝之朝竊幸乘權終齒漢皇之鈇

中書侍郎李義府善柔成性佞媚爲心昔事馬周分桃見寵後交劉洎割袖承恩生其羽翼長其光價因緣際會遂階通顯不能盡忠竭節對敭王休策蹇勵駑祇奉皇眷而反憑附城社蔽虧日月請託公行交游羣小貪冶容之美原有罪之淳于恐漏泄其謀殞無辜之正義雖挾山超海之力望此尤輕回天轉日之威方斯更劣此而可恕孰不可容金風戒節玉露啓途霜簡與秋典共清忠臣與鷹鸇並擊請除君側少答鴻私碎首玉階庶明臣節伏請付法推斷以申典憲

戲爲獅猫彈事

王世貞

御史府臣言某月某日據倉部校尉申稱部界中有剽寇飈氏飈氏大小數十百輩乘夜緣劫倉糧一千五百五十六合有奇見捕未獲隨據左右廂游徼申稱少府衣帛夜不知何人盗去一百餘事踐嚙損二百餘事右前件地方俱係刺姦大將軍執金吾苗狻猊所領某月某日復據故納言以白衣領職鶡鴠息男吉了詣臺訴列稱故父鶡鴠蒙天子異恩待詔公車日承顧盼偶以忤旨浮繫門下省某日夜分刺姦

苗狻猊來詭稱有詔詰問未畢輒將父衣裾撏扯拔髪摘擂血肉狼籍致死身屍移置別居斷食至盡惟餘破衣裾見存蓋緣父鸚鵡存日曾爲天子言苗狻猊過惡致乘間修郄横陷非命當日復據江北新附化人玄鳥訴列鳥自離棄北地投誠王化荷主上憐念勑將作大匠爲置營居第一所大司農給廩食感激上恩銜結恩報不意何者爲刺姦苗狻猊帥領牙從將烏妻及二子輒便撲殺貲產蕩盡樓托無所臣欲行推對緣係大臣未敢擅便勾攝謹按刺姦大將軍執金吾苗狻猊擁瘇賤材支離小器謬以形似獲

忝非常既列牙爪之官復寄干掫之任謂宜夙夜在
公噍何姦竊觸省嗜好煎滌舊病而乃大肆豺虎之
威自如犬羊之性齮齕命吏害及衣冠左右盜臣禍
深城社昔梁冀帶劒入省尚書尚能叱奪禮齒路馬
有誅而後猊敢於禁地挾讐矯僇言路之臣白起挾
詐爰孽杜郵之誅李廣殺降終來失道之刎而後猊
貪嗜貨財甘同盜賊上乖天子好生之德下閉遠人
慕化之路至於仲尼不欲之對臧孫詰盜之辭上行
下效載有明徵鰥職曠官此其小者臣又聞之先民
有言見無禮於君者誅之若鷹鸇之逐鳥雀也臣居

開見猨猊出入掖廷游戲自若或小遺殿上或臥吐
車茵喜則搖尾怒則張牙惡不可極漸不可長臣謹
以劾請以見事免猨猊所居官收付廷尉法獄治事
見闕仍下三公尚書僕射以禮日博選賁皇之裔廉
謹勤幹者充之其爲髯鬚貌者罷勿用一面督捕颭
颭諸黨及根究兩廂失事狀以聞

牋

臣下沙進梁元帝牋

竊以嵩岳既竣山川出雲大國有蕃申甫惟翰豈非

皇建斯極以位爲實聖敎辨方眘名與器是知大尉
佐帝重華表黃王之符司空相土伯禹降玄珪之錫
伏惟明公大王殿下命世應期挺生將聖忠爲令德
孝實天經地切應韓寄深旦奭五品斯訓七政以齊
志存社稷功濟屯險夷狄內侵枕戈泣血鯨鯢來掃
投袂勤王能使遊魂請盟以屈膝醜徒銜璧而讋氣
親蕃外叛釁均吳楚義討申威兵不血刃湘波自息
非築杜弢之壘峴山離貳不伐劉表之城九江致梗
二別殊泒纔命戈船底定瀟霍泝流窮討路絕窺窬
胡兵侵界鐵馬霧合神規獨運皆即梟懸貅同翅折

遂修職貢粱漢合契肆犀利之兵巴漢俱下蜀騎勇之陣南通五嶺北出力原東夷不怨西戎即序可謂上流千里持戟百萬天下之至貴四海之所推也今海水飛雲崑山起燎魏文悲樂推之歲韓宣歎成禮之日陽臺之下獨有冠蓋相趨夢水之傍尚致車輿結轍雙麥兩穗出於南平之邦甘露泥枝降乎當陽之境野蠶自績何謝歐絲閑田生稻寧殊雨粟莫非品物咸亨是稱文明充大豈可緘號不彰於彝典明試不陳乎車服者哉昔吾鄭入周尚作卿士蕭曹佐漢且居相國宜崇茲盛禮顯答羣望恪等稽尋甲令

博詢惇史謹再拜上進位相國總百揆竹使符一別准恒儀杖金斧以翦逆黍乘玉輅而定社稷傍羅麗於日月貞明合於天地扶危翼治豈不休哉恪等不通大體自昧伏奏以聞

辭南康王牋

王僧孺

下官不能避溺山隅而正冠李下既貽疵厚方致徽繩解籙收簪且歸初服竊以董生偉器止相驕王賈子上才爰傅卑王下官生年有值謬仰清塵假翼西雍竊步東閣多慙袪服取亂長裾高楊相望直居座

右長牋如畫獨在僚端借其從容之詞假以寬和之色恩禮遠過中白衆望多厕應徐厚德難逢小人易說方謂離腸隕首不足以報一言露膽披誠何能以酬屢顧寧謂罻羅裁舉微禽先落閶闔始吹細草仍墜一辭九畹方去五雲縱天網是漏聖恩可恃亦復孰寄心骸何施眉目方當横潭亂海就魚鼈而爲羣披榛捫樹從虺蛇而相伍豈復仰聽金聲式瞻玉色顧步高軒悲如霰委御躅下席淚若綆縻

奏記

奏記宰相

劉知幾

僕自策名仕伍待罪朝列三為史臣再入東觀竟不能勒成國典貽彼後來者静言思之其不可有五何者古之國史皆出一家未聞藉功於衆唯漢東觀大集羣儒然纂述無主條章靡建由是伯度譏其不實公理以為可焚今史司取士有倍東京人自為荀袁家自為政駿每記一事載一言閣筆相視含毫不斷頭白可期汗青無日一不可也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先集公府乃上蘭臺故史官載事為廣今史臣編録唯自詢采二史不注

起居百家罕通行狀即仲尼猶且管窺況中材豈能博物二不可也史局通籍禁門幽居九重所以杜顏面防請謁也今館中作者如林皆願長喙無聞齰舌一示褒貶曾未絕口而朝野具知孫盛取嫉權門王韶見讎貴族常人之情不能無畏三不可也古者史氏各有指歸故尚書以疏通知遠為王春秋以懲惡勸善為先今史官注記類稟監修或前尚須直辭或謂宜當隱惡十年九載其令難行一國三公適從誰在四不可也夫言監者蓋總領之義耳宜明立科條審定區域庶人思自免書可立成今監者不肯指授

修者又不遵奉用使爭學苟且務相推避坐變炎涼徙延歲月五不可也凡此不可其流實多雖威以刺骨之刑勗以懸金之賞終不能得僕所以屢辭載筆之官願罷記言之職者正為此耳當今朝號得人國稱多士蓬山之下良直差肩芸閣之中英奇接武僕既功虧刻鵠筆未獲麟徒彌大官之膳虛索長安之米乞以本職還其舊居多謝簡書請避賢路唯明公矜而許之

